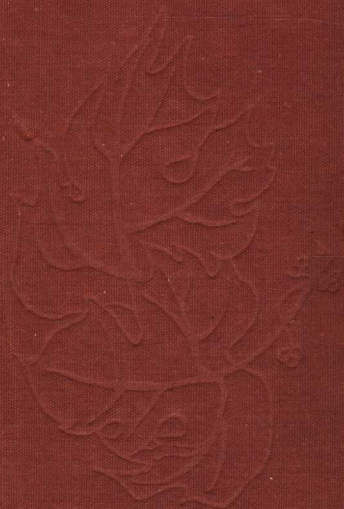


情史

古本小說集成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《古本小說集成》編委會編

情

史

三〔明〕馮夢龍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情史類略卷十四

情仇類

○○○王嬌以下阻婚

申純字厚卿。祖汴人也。隨父寓成都。天姿卓越。傑出世表。宣和間。薦而不第。歸鬱鬱不自勝。家居月餘。因適鄰郡。謁母舅王通判。舅引生至中堂拜姪。因呼其子善父出拜。年七歲矣。再命侍女飛紅呼嬌娘來。良久。飛紅附耳語姪。以嬌未經妝爲言。姪怒曰。三哥家人也。生第出見何害。生聞之。因曰。百一姐。嬌第百一無他故。姑俟何如。姪

因笑曰。適方出浴。未理妝耳。又令他侍女促之。頃刻。嬌自左掖出拜。雙鬟縮綠。色奪圖畫中人。朱粉未施。而天然殊瑩。生見之。不覺自失。敘禮竟。嬌因立於右。生熟視。目搖心蕩。不自禁制。姁笑曰。三哥遠來勞苦。宜就舍少息。因室之於堂之東。去堂二十餘步。生歸館後。功名之心頓釋。日久。惟慕嬌娘而已。舅姁皆以生久不相見。款畱備至。生亦幸其相畱。冀得乘間致款曲於嬌也。平常出入舅家。周旋堂廡。雖時與嬌晤。未敢妄語相及。久之。察其動靜。言笑舉止。如有疑猜不足之狀。知其賦情特

甚也。求所以導情而未得便。一夕，嬌晚繡紅窗下，倚牀視茶蘼花，久不移目。生輕步踵其後，嬌不知也。因浩然長歎。生低聲問曰：爾何歎也？將有思乎？嬌不答。良久，乃曰：兄何自來此？日晚矣，春寒逼人，兄覺之乎？生知嬌以他辭相拒，因應曰：春寒固也。嬌正視，逡巡引去。生亦歸舍。自後時同歌笑。生言稍涉邪，嬌則凝袂正色。若不可犯。生以爲嬌年幼，不諳情事，因不介意。一日，舅有他甥至，開宴。申生預坐，酒半，姪起酌酒觀他甥，因及生。生辭。姪曰：子量素洪，獨不能一開懷乎？生言失志功名，且

○漸○來○了○

○次○

病久不復能飲。姪未答。嬌叅語曰：「三兄似不任酒力矣。」姑止此。姪乃輟觴退步酌酒勸舅。申生之前燭燼長而暗。嬌促步至燭前以手彈燭。因流視語生曰：「非妾則君醉甚矣。」生謝曰：「此恩當銘肺腑。」嬌微笑曰：「此乃恩乎？」語

也。來。了。

未畢。姪因索水滌觴。嬌乃引去。自此生復畱意。一夕。嬌獨坐於堂側。惜花軒內。生偶至。見嬌凭闌無語。時花檻中有牡丹數本。欲開未開。生還取筆揮二絕以戲之。曰：「亂惹祥烟倚粉牆。絳羅輕捲映朝陽。芳心一點千重束。肯念凭闌人斷腸。嬌姿質豔不勝春。何意無言恨轉深。」

惆悵東君不相顧。空留一片惜花心。嬌得詩。巡簷展誦。
未畢。忽聞姸語。嬌乃藏之袖間。趨歸堂中。生悵恨。殆無
以爲懷。因作一絕題於堂西之綠牕上。詩曰。日影縈塔
睡正醒。篆煙如縷午風平。玉簫吹盡霓裳調。誰識鸞聲
與鳳聲。後二日。舅他出。嬌窺生不在。直入臥室。見西窗
題句。躊躇玩味。知生之屬意有在。乃濡筆和韻以寄意
焉。詩曰。春愁壓夢苦難醒。日迴風高漏正平。魂斷不堪
初起處。落花枝上曉鶯聲。生歸見嬌所和詩。願得之心
踰於平常。然言語相挑。或對或不。乍昵乍違。莫測其意。

一日舅始開宴自午至暮酒散舅始起歸舍生獨危坐
堂中欲卽外舍俄而嬌至筵所抽左髻鈿釵勻博山理
餘香生因曰夜分人寢矣安用此嬌曰香貴長存安可
以夜深棄之生曰篆灰有心足矣嬌不答乃行近堂階
開簾仰視月色如畫因呼侍女小慧畫月以記乃顧生
曰月至此夜幾許生亦起下階瞻望星漢曰織女將斜
夜深矣因曰月自風清如此良夜何嬌曰東坡鍾情何
厚也生曰情有甚於此焉可以此誚東坡也嬌曰於我
反、言、能、何獨無之生曰誠然則佳句所謂壓夢者果何物而苦

難醒乎。言情頗狎。嬌因促步下階。逼生日。凡謂織女銀
河何在也。生見嬌之驟近。恍然自失。未及卽對。俄聞戶
內。始問嬌寢未。嬌乃遁去。次日。生追憶昨夕之事。自疑
有獲。然每思遇事多參商。愈不自足。乃作減字木蘭花
詞以記之。曰。春宵陪宴。歌罷酒闌。人正倦。危坐中堂。倏
見仙娥出洞房。博山香燼。素手重添銀漏。永織女斜河。
月白風清。良夜何。次日晨起。生入揖。始旣出。遇嬌於堂
西小閣中。嬌時對鏡。畫眉未終。生近前謂之曰。蘭煤燈
燼邪。燭花也。嬌曰。燈花耳。妾用意積之。生日。願以一半

丐我書家信。嬌令生分半。生舉手。油污其指。因請嬌曰。子宜分贈。何重勞客邪。嬌曰。既許君矣。寧惜此。遂以指決煤之半以贈生。因牽生衣。拭指汗處。曰。緣兄得此。可作無事人邪。生笑曰。敢不畱以爲質。嬌因變色曰。妾無他意。君何戲我。生見嬌色變。恐始知之。因趨出。珍藏所分之煤於枕中。因作西江月詞以記之。曰。試問蘭煤燈燼。佳人積久方成。殷勤一半付多情。油污不堪自整。妾手分來的的。郎衣拭處輕輕。爲言畱取表深誠。此約又還未定。自後生心搖蕩特甚。不能頃刻少置。伏枕對燭。

夜腸九回。思欲履危道。以實嬌心。而未獲。一日暮春小寒。嬌方擁爐獨坐。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來。嬌不起。顧生。生乃擲花於地。嬌驚視。徐起。以手拾花。詢生曰。兄何棄擲此花也。生曰。花泪盈暈。知其意何在。故棄之。嬌曰。東皇故自有主。夜屏一枝。以供玩好足矣。兄何索之深也。生曰。已荷重諾。無悔。嬌笑曰。將何諾。生曰。試思之。嬌不答。因謂生曰。風差勁。可坐此共火。生欣然卽席。與嬌偶坐。相去僅尺餘。嬌因撫生背曰。兄衣厚否。恐寒威相逼也。生恍然曰。能念我寒。不念我斷腸邪。嬌笑曰。何事。

急話亦是毒話

只得直說

斷腸妾當爲兄謀之。生曰無戲言。我自遇子之後，魂飛魄揚，竟夕不寐。汝方以爲戲，足見子之心也。予每見子言語態度，非無情者。及予言深情味，則子變色以拒我，諒屏繆之跡，不足以當雅意。一言之後，余將西騎矣。子無苦戲我，嬌因慨然良久曰：君疑妾矣。妾敢無言。妾知兄心舊矣，豈敢固自鄭重以要君也。第恐不能終始，其如後患何。妾亦數月來，諸事不復措意，寢夢不安，飲食俱廢。君所不得知也。因長吁曰：君疑甚矣。異日之事，君任之。果不濟，當以死謝君。生曰：子果有志，則以策我嬌。

未及答。俄然舅自外至。生因起出迎舅。嬌乃入室。不可再語。又越兩日。生凌晨起。攬衣向堂西緣窗內而立。背使之聞之面視井簷。不知此時嬌亦起。在隔窗內理粧矣。生誦東坡詩曰。爲報鄰雞莫驚覺。更容殘夢到江南。嬌聞之。自

窗內呼生曰。君有鄉間之念乎。生因窺窗語。嬌曰。衷腸

斷盡。惟有歸耳。嬌曰。君果誕妾邪。嬌情更甚于生旣無意於妾。何前委

臯之深也。生因笑曰。予豈無意。第被子苦久矣。然則若

何謀之。嬌曰。日間人衆。無可容計。東軒抵妾寢室。軒西便門。達熙春堂堂。透茶蘼架。君寢室外有小牕。今日若

晴霽君自寢所踰外窗度茶蘼架至熙春堂下此地人
罕花密當與君會也生聞之欣然自得惟俟日暮得諧
所願至晚不覺暴雨大作花陰浸潤不復可期生悵恨
不已因作玉樓春詞以寫怏怏之懷詞曰曉窗寂寂驚
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訴低眉歛翠不勝春嬌轉櫻唇紅
半吐匆匆已約歡娛處可恨無情連夜雨枕孤衾冷不
成眠挑盡殘燈天未曙生晨起會嬌於姸所因共至中
堂以夜所綴詞示之嬌低聲笑曰好事多磨理固然也
然妾既許君矣當別圖之是日生侍舅從鄰家飲至暮

醉歸且思嬌早間別圖之言疑嬌之不復至也又沉醉
睡熟嬌潛步至窗外低聲呼生者數次生不之覺嬌悵
恨而回又疑生之誕已也直欲要以盟誓生剪縷髮書

盟言於片紙付嬌嬌亦剪髮設盟以復于生雖極意慕

戀然終無便可乘一日生收家書以從父晉納粟補闕

州武職以生便弓馬取生歸侍行嬌願戀之極作詩送

行詩曰綠葉陰濃花正稀聲聲杜宇勸春歸相如千聖

悠悠去不道文君淚濕衣生得詩和韻以復詩曰密幄

重幃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歸文君爲我堅心守且莫

輕拚金縷衣。生終以嬌綠葉陰濃之語爲疑。又成一詞
寓小梁州以示嬌。詞云。惜花長是替花愁。每日到西樓。
如今何況拋離去也。關山千里。目斷三秋。謾回頭。殷勤
分付東園柳。好爲管枝柔。只恐重來綠成陰也。青梅如
荳。辜負梁州恨悠悠。嬌知生之疑已。亦以下算子詞復
之。詞云。君去有歸期。千里須回首。休道三年綠葉陰。五
載花依舊。莫怨好音遲。兩下堅心守。三隻散兒十九窻。
沒個須教有。自後生從父。以他故不果行。生居家。行住
坐臥飲食起居。無非爲嬌與念。以致沉思成病。因托求

醫至舅家數日。無便可乘。與嬌一語。至於飲食俱廢。舅始爲之皇皇。醫卜踵至。但云生功名失意勞思所致。終不能知生之心。數日病小愈。一日舅出報謁。生因強步至外廡。方佇立。俄而嬌至。生後生感然。嬌曰。偶左右皆他往。妾得便。故來問兄之病。生回顧無人。因前牽嬌衣。欲與語。嬌曰。此廣庭也。十目所視。宜卽兄室。生與之俱及門。忽雙燕爭泥墜前。嬌因舍生。趨視俄舅之侍女湘娥。突至嬌前。嬌大駭。生乃引去。至暮復會中堂。嬌謂生曰。非燕墜。則湘娥見妾在君室矣。豈非天平。一日晚。嬌